

##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会计处理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733 证券简称:ST前锋 公告编号:2016-009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前锋股份)于2016年2月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会计处理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15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有关问题逐一落实,现就问询函中提及的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问题一、关于本次债务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述《关联交易公告》,你公司于2016年2月2日与北京协信公司签署了《债务清偿协议书》,协议确认北京协信公司对公司的债权为6000万元。北京协信公司放弃其余11400万元的债权。同时,公告披露该债权源于五洲证券破产清算债。请详细说明公司与五洲证券债权债务关系产生的原由、处理过程、历次债务清偿变化情况及相关安排,并说明公司与北京协信公司债务清偿协议的公允合理性。

回复:

一、本次债务形成的基本情况

公司因五洲证券诉讼案,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豫法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要求公司向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支付人民币8700万元及相关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04年3月1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后公司申请再审,被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61号)裁定驳回。根据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4)郑铁中法执字第9号《执行通知书》,确定五洲证券有限公司清算组对公司的具体债权金额为人民币17400万元。

北京协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协信公司)以6000万元的成本受让了上述全部执行债权,成为公司债权人。因公司本次债务具体情况原因如下:

(一)五洲证券诉讼案起因

2003年(具体时间不详),公司经办人员未按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擅自与山东鑫融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简称:山东鑫融公司)签署《协议书》、《资产委托管理》、《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由公司(简称山东鑫融公司)参与五洲证券的增资扩股,即山东鑫融公司出资协助公司取得五洲证券的股权,公司将取得的五洲证券股权委托山东鑫融公司管理,待山东鑫融公司满足相关条件后,山东鑫融公司将受让于公司代为持有的五洲证券全部股权。

2004年2月,五洲证券分别在广东发展银行深圳福田支行(以下简称:广发福田支行)开立验资账户(账号:102061591010000026),在深圳市分行开立支行(以下简称:深发展布吉支行)开立验资账户(账号:11004738572501),用于收取新增股东出资。

公司于2004年3月1日、3月4日和3月6日收到山东鑫融公司出资共计8700.014996万元,随即于2004年3月3日和2004年3月5日分两次将全部增资款8700万元汇入五洲证券有限公司开立广发福田支行的验资账户(账号:102061591010000026)。

2004年3月16日,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武众会【2004】298号《验资报告》。

(二)起诉情况

2010年12月,公司接到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公司(被告一)和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被告二)提起的诉讼,要求:

(1)判令被告一履行人民币8700万元的出资义务及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2)判令被告二在虚假资金证明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3)本案诉讼费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的起诉书内容如下:

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的前身为洛阳市证券公司,2003年,洛阳市证券公司欲增资扩股,向中国证监会请示变更部分注册资本、增资更名和迁址。随后中国证监会做出《关于同意洛阳证券证券增资扩股方案、更名并迁址的批复》、《关于同意洛阳市证券证券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洛阳市证券证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0万元增至12亿元》,其中被被告一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锋公司)的股东资格及出资人民币8700万元。

2004年2月,五洲证券有限公司因增资扩股需要,分别在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以下简称:广发福田支行)开立验资账户(账号:102061591010000026),在深圳市发展银行布吉支行(以下简称深发展布吉支行)开立验资账户(账号:11004738572501),用于收取新增股东出资款。被告一前锋公司在2004年3月3日和2004年3月5日分两次开立并在广发福田支行的验资账户8700万元,随后该资金同验资账户的其他资金分次流入验资账户。在2004年3月16日验资日,五洲证券有限公司在被告二广发福田支行及深发展布吉支行的两个验资账户的资金余额均为零,因此被告一前锋公司在内的8家新增股东均为未如期履行出资义务。

2005年1月31日,中国证监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向五洲证券有限公司派出了现场工作组,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展开调查,经对增资过程进行调查发现,被告一前锋公司在内的8家新增股东的出资款,均是利用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结义、杜宣等人的共计一亿元的出资,在验资期间由五洲证券与被告二广发福田支行及深发展布吉支行配合,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频繁策划资金虚构而来。且上述资金最终于2004年3月16日(验资日)退还给李结义及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前锋公司在五洲证券的增资过程中,没有如实交付出资,构成了虚假出资。

2004年6月5日,河南监管局曾向被告二广发福田支行发出询问函,被告二广发福田支行在河南证监局调查时证明:五洲证券共收到7家股东单位的投资款共计43036万元,截止2004年6月5日,五洲证券的验资账户余额为43036万元。而根据河南证监局调查,该验资账户当日余额仅为3.38万元。被告二广发福田支行违反了《人民银行结算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关于验资账户在验资期间只收付行的规定,在验资期间频繁转出验资账户内的出资款,并且在前锋公司出具的河南证监局上做了虚假说明,而该询证函对五洲证券公司的成立和取得证券资格至关重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规定缴纳出资的,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记载的验资证明或证明不实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暂行规定》,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不实、虚假的资金证明的,应当向金融机构在虚假资金证明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本案中,基于证券公司的特殊性,股东的出资额是经证监会核准的,前锋公司经证监会核准的出资额是8700万元,前锋公司应履行出资义务。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公司赖以生存的血脉,是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和对债权人的基础保障,股东不能真实出资,使公司的法定注册资本不能到位,导致公司资产的减少,这将对社会公共经济秩序的破坏和债权人利益的严重损害。而被告二广发福田支行在验资过程中积极配合前锋公司的虚假行为,且不按照实际情况出示虚假的验资证明,致使在无效出资的情况下五洲证券还能顺利通过增资,造成五洲证券在资本不充足的情况下参与市场活动,最后直至破产,导致债权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目前前锋公司申报的债权近2亿元人民币。

为现在五洲证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五洲证券破产清算组是向前锋公司主张权利的权利人,有权要求前锋公司履行8700万元的出资义务,同时五洲证券破产清算组是债权人,有权要求广发福田支行在虚假资金证明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  
2010年12月9日

(三)案件审理情况

上述案件由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于2010年12月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发深圳福田支行提出了管辖异议。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作出(2011)洛民三初字第15-1号民事裁定,驳回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的管辖权异议。后广发深圳福田支行履行,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作出(2011)豫法民二第241号民事裁定,驳回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的上诉。2011年8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豫法民二第241号民事通知,决定驳回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诉,维持(2011)豫法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成为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五洲证券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87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04年3月16日起计算至本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公司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具(2014)民二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公司不服终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61号)驳回公司的再审申请。

1.2013年10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豫法民二初字第7号)裁定如下:

原告五洲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证券)因与被告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锋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缴纳出资纠纷,于2010年12月27日向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广发深圳福田支行提出管辖权异议。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11日作出(2011)洛民三初字第15-1号民事裁定,驳回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的管辖权异议。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履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8月12日作出(2011)豫法民二第241号民事裁定,驳回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的上诉。2011年8月17日,本院作出(2011)豫法民二第241号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五洲证券的委托代理人刘俊伟,前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申晖,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郭耀辉,陈光耀到庭参加诉讼。2013年8月7日,五洲证券向法院提起撤诉申请,申请撤回对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申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洲证券诉称:五洲证券的前身为洛阳市证券公司。2003年,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洛阳证券证券增资扩股方案、更名并迁址的批复》、《关于同意洛阳市证券证券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洛阳市证券证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0万元增至5.12亿元》,更名为五洲证券,并核准了前锋公司作为新增股东的资格及人民币8700万元的出资。2004年2月,五洲证券因增资扩股需要,分别在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以下简称深发展布吉支行),开立验资账户,用于收取新增股东出资款。前锋公司在2004年3月3日和2004年3月5日分两次汇入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验资账户8700万元。随后该资金同验资账户的其他资金分次流入验资账户。在2004年3月16日验资日,五洲证券在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及深发展布吉支行开立的两个验资账户的资金余额均为零,因此包括前锋公司在内的8家新增股东均未如期履行出资义务,构成了虚假出资。

2005年1月13日,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证监局)向五洲证券派出了现场工作组,对五洲证券的违法违纪行为展开调查。经对增资过程进行调查发现,包括前锋公司在内的8家新增股东的应缴出资款,均是利用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李结义、杜宣等人的共计1亿元人民币,在验资期间由五洲证券与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及深发展布吉支行配合,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频繁策划资金虚构而来。且上述资金最终于2004年3月16日(验资日)退还给李结义及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锋公司在五洲证券的增资过程中,没有如实交付出资款,构成了虚假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规定缴纳出资的,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本案中,前锋公司经证监会核准的出资额是8700万元。前锋公司履行出资义务,而五洲证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目前前锋公司申报的出资额是87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五洲证券请求判令:1.前锋公司履行8700万元的出资义务及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费用由前锋公司负担。

前锋公司答辩称:一、前锋公司如已如实出资并经验资确认,不存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等情形。前锋公司当时系应五洲证券召集加入山东鑫融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鑫融公司)的要求加入山东鑫融公司入股五洲证券。前锋公司系名义股东,实际股东是山东鑫融公司。8700万元出资全部系山东鑫融公司自筹。本案前锋公司通过在北京银行深圳支行履行开立开设的账户收取该出资款后,已于2004年3月3日、3月5日按约将8700万元出资足额汇入了五洲证券的验资账户,且该出资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确认,至此该笔出资的资金已经到位,不存在虚假出资。因为股权转让关系,前锋公司作为名义股东在出资后并未参与五洲证券增资扩股的后续运作、经营管理事务,从未自出资款项中,挪用过任何款项,也未获得任何利益,对五洲证券与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配合划转资金并最终从其验资账户转出转交给金正科技公司及李结义的行为也毫不知情,因此,前锋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情形。

二、前锋公司没有过错,相关责任应由五洲证券和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承担。前锋公司的出资进入五洲证券的验资账户后,出资款的所有权及支配权已归五洲证券所有(当时是洛阳市证券公司,尚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前锋公司无权处置和支配该项出资。本案中

前锋公司的出资是被五洲证券和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串通转出为了验资账户,前锋公司没有参与也不知情,前锋公司不存在过错,相关责任依法应当由实际操作各方承担。首先,五洲证券对验资账户的出资款拥有所有权和支配权,其在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的配合下非法转出出资款,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其次,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负有重大责任,其配合五洲证券非法转出出资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及《关于加强公司登记注册人银行账户管理的通知》关于验资账户只收付行、不能作为结算经营使用、验资账户内的资金应用于新公司成立或增资完成后直接计入其基本账户的有关规定,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查处。五洲证券提起的民事诉讼应予驳回,其应通过向有关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追偿的方式挽回损失。五洲证券与金正科技公司、李结义等串通,在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的配合下,划转运作资金,最终将验资账户内的巨额外出资划出支付给金正科技公司及李结义,上述责任人员明知已涉刑事犯罪,五洲证券仍通过向有关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追偿的方式挽回损失。请求驳回五洲证券对前锋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五洲证券的前身为洛阳市证券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2003年11月27日证监机构字(2003)239号《关于同意洛阳市证券证券调整增资扩股方案、更名并迁址的批复》及2004年8月10日(2004)90号《关于同意洛阳市证券证券调整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洛阳市证券证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0万元增至5.12亿元。五洲证券,并将总部设在深圳;包括前锋公司在内的11家单位被核准了五洲证券的股东资格及出资额,其中核准增加深圳前锋公司的出资额为人民币8700万元。

二、2005年1月13日,河南证监局向五洲证券派出工作组,对该公司展开调查,并于2005年6月3日作出豫证监发(2005)153号《关于五洲证券有限公司有关问题和目前状况的调查报告》。2005年6月16日,中国证监会以五洲证券在证券交易中有严重违法行为,不再具有经营资格为由,取消了其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其关闭。2005年6月17日,中国证监会委托北京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五洲证券(行政)清算组对五洲证券进行行政清算。该公司于2005年7月26日出具了《关于五洲证券有限公司增资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结合河南证监局作出的豫证监发(2005)153号调查报告和北京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可以明确以下事实:2004年2月,五洲证券因增资扩股需要,分别在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开立了102061591010000026账户(以下简称广发福田026户),在深圳发展布吉支行开立了11004738572501账户(以下简称深布吉2510户),用于收取新增股东出资款。其中,前锋公司在2004年3月3日和2004年3月5日分别汇入广发福田026户770万元和7930万元,共计8700万元。随后该资金同广发福田026户的其他资金于2004年3月5日流出广发福田026户。截止2004年3月16日(验资日)止,五洲证券在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及深发展布吉支行开立的“广发福田026户和深布吉2510户”两个账户的资金余额均为零。可见,前锋公司并未真实履行出资义务。五洲证券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请求前锋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前锋公司认为,其从出资款从验资账户转账走,更没有参与,且验资账户里转出的出资并未转回前锋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在事实属实且无直接证据证明前锋公司与验资款项转账走存在直接关系,但从前锋公司所主张的代山东鑫融公司持股的事实看来,前锋公司提供代,代替山东鑫融公司持股,并且明知该资金未缴纳出资即由山东鑫融公司代持转股,足以证明前锋公司不履行真实履行出资义务等事实是知悉或者说是放任的,前锋公司认为对出资款转走不存在过错的抗辩与事实不符,故对其以不存在过错为由要求免除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验资账户内的出资款被转账至何处,不能改变五洲证券在出资日上的资金在验资日前为事实的事实,并不影响对前锋公司并未真实履行出资义务的认定,故前锋公司要求以验资账户内转出的出资款并未转回到其账户为由免除责任的主张亦不能得到支持。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定的诉讼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案是五洲证券提起的股东出资纠纷,其有权决定是否同时起诉广发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故原审法院准许五洲证券撤回对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前锋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76800元,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76800元,由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014年4月9日

3.公司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12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61号)裁定如下:申请再审人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锋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五洲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证券)缴纳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民二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现已审理终结。

前锋公司申请再审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二)、(六)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一)前锋公司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原审判决认定前锋公司未真实出资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1.前锋公司已向五洲证券足额出资并经验资报告确认。前锋公司已分别于2004年3月3日、5日两次从自己已在深圳银行履行开立开设的账户内将8700万元出资款汇入五洲证券在广发发展银行深圳福田支行(以下简称“福田支行”)开立的验资账户,并且经验资报告确认。原审判决认定前锋公司未真实出资,证据不足。2.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证监局)调查得知,北京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五洲证券与广发支行互相配合,将股东汇入到验资账户的出资款转出还给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李结义等人共计1亿元。但前锋公司出资中的7930万元系来自深圳友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聚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述1亿元无关,且上述款项也未转入前锋公司账户内。原审判决认定前锋公司的全部出资款退还给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李结义等人等事实与事实不符,缺乏证据证明。(二)前锋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相关责任应由五洲证券和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承担。前锋公司对五洲证券与广发福田支行合谋从验资账户划转出出资款的情况不知情,没有参与,前锋公司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五洲证券与验资账户的开户行串通配合,违法将前锋公司的出资款转出验资账户,责任应由五洲证券与广发福田支行承担。原审判决认定前锋公司明知该资金无须缴纳出资即由鑫融公司代持转股,对不履行出资义务等事实是知悉或放任的,属主观故意没有事实依据。且前锋公司代持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在本案中并无过错。(三)原审判决以前锋公司未真实出资为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但前锋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的事实,故原审判决以该事实作为前提适用法律错误。

(四)原审判决中,合议庭认定的需要明确的焦点事实是前锋公司的出资款从验资账户转出的具体资金流向,但原审判决没有以庭审已查明的事实作为定案依据,认定事实错误。(五)五洲证券在一审中撤回对前锋公司出资款被转账走负有重大责任的广发福田支行的起诉,原审判决予以支持且未通知到前锋公司,侵害了前锋公司的权益,违反法定程序。(六)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查处,五洲证券提起的民事诉讼应予驳回,其应通过向有关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追偿的方式挽回损失。原审判决将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处理违反法律规定。

五洲证券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认为:前锋公司虽称其以足额缴纳了五洲证券的出资8700万元,并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及验资报告等证据,但其主张的事实成立。但根据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就五洲证券在本案所涉增资扩股过程中,五洲证券进行了,行政管理部门已经进行了相关事实调查和行政处理。根据行政管理部门经调查后做出的调查报告及委托专业审计机构审计后做出的审计报告认定的内容,包括前锋公司在内的五洲证券8家新增股东并未真实出资,其验资资金均是利用李结义和杜宣等人的出资,李结义及杜宣等人的共计1亿元人民币,在验资期间由五洲证券与杜宣等人配合,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频繁策划资金虚构而来。故结合中国证监会监督管理委员会因五洲证券上述违法行为已吊销其证券业务许可证及责令其关闭的事实,以及河南证监局作出的调查报告和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认定,前锋公司提供的关于五洲证券验资账户转入87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验资报告确认,不足以推翻上述证券监管部门及审计报告作出的前锋公司未如实出资的事实认定。故前锋公司主张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并无不当。

综上,前锋公司申请再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2014年12月16日

4. (四)案件执行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终审判决后,案件进入执行阶段。2014年10月,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出具执行通知书(2014)郑铁中法执字第9号),要求我公司申请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支付欠款17400万元人民币并负担执行费241400.00元。

2015年2月,北京协信公司与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持有的我公司全部执行债权。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随后向我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我公司已合法转让给北京协信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2月22日,北京协信公司出具了上述6000万元债权清偿情况,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解除。(一)历次债权债务清偿情况

1.2015年2月16日北京协信公司与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持有的我公司全部执行债权。具体债权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豫法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支付人民币87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04年3月1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具体债权金额为人民币17400万元。

2.2016年2月2日,公司与北京协信公司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协议确认北京协信公司对公司的债权为6000万元,北京协信公司放弃其余11400万元的债权。上述债务清偿协议已由需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3.除上述因五洲证券诉讼案形成的债权债务外,公司与北京协信公司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二)本次债务清偿安排

1.公司经股东大会通过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北京协信公司3000万元;

2.公司经股东大会通过后的12个月内支付给北京协信公司剩余3000万元;

3.北京协信公司收到公司支付的上述6000万元债权清偿款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解除。

三、本次与北京协信公司债务协议的公允合理性

公司本次以北京协信公司受让五洲证券破产清算组对我公司的债权的成本价6000万元为对价清偿了17400万元的公司债务。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均发表了意见,认为:本次签订的债务清偿协议是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问题二、关于本次债务清偿的会计处理

公司该债务清偿协议系2016年2月签订,但根据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公告》称该事项构成重大会计差错,不影响本年度净利润,公司将在2015年年报中对此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后,公司净资产将减少6000万元,2013年度净利润将减少6000万元(2013年度公司净利润将由盈利转为亏损)。请你公司说明:

1.前期相关会计确认及依据;

回复:

公司前期未作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因2003年代山东鑫融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增资五洲证券为起因,于2010年12月被五洲证券破产清算组提起诉讼。2013年10月2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豫法民二初字第7号】判令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五洲证券支付人民币87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04年3月16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至2014年12月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之时,公司在本次诉讼中完全败诉。

2015年2月22日北京协信公司与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受让了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持有的我公司全部执行债权,具体金额为17400万元。我公司于2015年7月披露了上述重大诉讼后,于2015年8月25日和2015年10月28日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和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进一步披露:目前北京协信投资有限公司正在与公司就该债务进行协商,尚未达成最终协议,公司是否承担该笔债务或承担该笔债务责任,暂时尚未确定。因此,本期对该事项可能对公形成的损失暂无法确定,故公司与北京协信投资有限公司就该债务的清偿达成协议后,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的

账上转出的出资款亦未转回向前锋公司账上。相关责任依法应由五洲证券与验资账户的开户银行全权承担,前锋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案依据的法律均是以以前锋公司并未真实出资为事实基础和适用前提的,但前锋公司根本不存在出资不实的问题。另外,涉案验资账户的开户行广东发展银行福田支行配合转出出资款是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其应与五洲证券承担全部责任。五洲证券在一审判决书中撤回对该行的起诉而原审予以支持,完全是出于恶意转移资产给前锋公司。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五洲证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五洲证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前锋公司作为新增股东在五洲证券的增资过程中,没有如实交付出资款,构成了虚构出资,应承担补足8700万元的出资及支付相应利息的义务。

本院对原审法官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情况,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前锋公司在内的8家新增股东的应缴出资款,均是利用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李结义、杜宣等人的共计1亿元人民币,在验资期间由五洲证券与广东发展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及深圳发展银行布吉支行进行配合,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频繁策划资金虚构而来,上述资金最终于2004年3月16日(验资日)退还给李结义及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前锋公司虽于2004年3月3日和2004年3月5日分别汇入广发福田026户770万元和7930万元,但随后该资金同广发福田026户的其他资金于2004年3月5日流出广发福田026户。截至2004年3月16日(验资日)止,五洲证券在广东发展银行深圳福田支行及深圳发展银行布吉支行开立的“广发福田026户和深布吉2510户”两个账户的资金余额均为零。可见,前锋公司并未真实履行出资义务。五洲证券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请求前锋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前锋公司认为,其从出资款从验资账户转账走,更没有参与,且验资账户里转出的出资并未转回前锋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在事实属实且无直接证据证明前锋公司与验资款项转账走存在直接关系,但从前锋公司所主张的代山东鑫融公司持股的事实看来,前锋公司提供代,代替山东鑫融公司持股,并且明知该资金未缴纳出资即由山东鑫融公司代持转股,足以证明前锋公司不履行真实履行出资义务等事实是知悉或者说是放任的,前锋公司认为对出资款转走不存在过错的抗辩与事实不符,故对其以不存在过错为由要求免除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验资账户内的出资款被转账至何处,不能改变五洲证券在出资日上的资金在验资日前为事实的事实,并不影响对前锋公司并未真实履行出资义务的认定,故前锋公司要求以验资账户内转出的出资款并未转回到其账户为由免除责任的主张亦不能得到支持。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定的诉讼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案是五洲证券提起的股东出资纠纷,其有权决定是否同时起诉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故原审法院准许五洲证券撤回对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前锋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76800元,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76800元,由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014年4月9日

3.公司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12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61号)裁定如下:申请再审人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锋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五洲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证券)缴纳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民二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现已审理终结。

前锋公司申请再审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二)、(六)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一)前锋公司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原审判决认定前锋公司未真实出资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1.前锋公司已向五洲证券足额出资并经验资报告确认。前锋公司已分别于2004年3月3日、5日两次从自己已在深圳银行履行开立开设的账户内将8700万元出资款汇入五洲证券在广发发展银行深圳福田支行(以下简称“福田支行”)开立的验资账户,并且经验资报告确认。原审判决认定前锋公司未真实出资,证据不足。2.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证监局)调查得知,北京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五洲证券与广发支行互相配合,将股东汇入到验资账户的出资款转出还给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李结义等人共计1亿元。但前锋公司出资中的7930万元系来自深圳友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聚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述1亿元无关,且上述款项也未转入前锋公司账户内。原审判决认定前锋公司的全部出资款退还给金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李结义等人等事实与事实不符,缺乏证据证明。(二)前锋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相关责任应由五洲证券和广发银行深圳福田支行承担。前锋公司对五洲证券与广发福田支行合谋从验资账户划转出出资款的情况不知情,没有参与,前锋公司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五洲证券与验资账户的开户行串通配合,违法将前锋公司的出资款转出验资账户,责任应由五洲证券与广发福田支行承担。原审判决认定前锋公司明知该资金无须缴纳出资即由鑫融公司代持转股,对不履行出资义务等事实是知悉或放任的,属主观故意没有事实依据。且前锋公司代持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在本案中并无过错。(三)原审判决以前锋公司未真实出资为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但前锋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的事实,故原审判决以该事实作为前提适用法律错误。

(四)原审判决中,合议庭认定的需要明确的焦点事实是前锋公司的出资款从验资账户转出的具体资金流向,但原审判决没有以庭审已查明的事实作为定案依据,认定事实错误。(五)五洲证券在一审中撤回对前锋公司出资款被转账走负有重大责任的广发福田支行的起诉,原审判决予以支持且未通知到前锋公司,侵害了前锋公司的权益,违反法定程序。(六)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查处,五洲证券提起的民事诉讼应予驳回,其应通过向有关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追偿的方式挽回损失。原审判决将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处理违反法律规定。

五洲证券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认为:前锋公司虽称其以足额缴纳了五洲证券的出资8700万元,并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及验资报告等证据,但其主张的事实成立。但根据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就五洲证券在本案所涉增资扩股过程中,五洲证券进行了,行政管理部门已经进行了相关事实调查和行政处理。根据行政管理部门经调查后做出的调查报告及委托专业审计机构审计后做出的审计报告认定的内容,包括前锋公司在内的五洲证券8家新增股东并未真实出资,其验资资金均是利用李结义和杜宣等人的出资,李结义及杜宣等人的共计1亿元人民币,在验资期间由五洲证券与杜宣等人配合,通过复杂的金融手段频繁策划资金虚构而来。故结合中国证监会监督管理委员会因五洲证券上述违法行为已吊销其证券业务许可证及责令其关闭的事实,以及河南证监局作出的调查报告和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认定,前锋公司提供的关于五洲证券验资账户转入87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验资报告确认,不足以推翻上述证券监管部门及审计报告作出的前锋公司未如实出资的事实认定。故前锋公司主张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并无不当。

综上,前锋公司申请再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2014年12月16日

4. (四)案件执行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终审判决后,案件进入执行阶段。2014年10月,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出具执行通知书(2014)郑铁中法执字第9号),要求我公司申请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支付欠款17400万元人民币并负担执行费241400.00元。

2015年2月,北京协信公司与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持有的我公司全部执行债权。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随后向我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我公司已合法转让给北京协信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2月22日,北京协信公司出具了上述6000万元债权清偿情况,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解除。(一)历次债权债务清偿情况

1.2015年2月16日北京协信公司与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持有的我公司全部执行债权。具体债权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豫法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五洲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支付人民币87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04年3月1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具体债权金额为人民币17400万元。

2.2016年2月2日,公司与北京协信公司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协议确认北京协信公司对公司的债权为6000万元,北京协信公司放弃其余11400万元的债权。上述债务清偿协议已由需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3.除上述因五洲证券诉讼案形成的债权债务外,公司与北京协信公司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二)本次债务清偿安排

1.公司经股东大会通过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北京协信公司3000万元;

2.公司经股东大会通过后的12个月内支付给北京协信公司剩余3000万元;

3.北京协信公司收到公司支付的上述6000万元债权清偿款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解除。

三、本次与北京协信公司债务协议的公允合理性